

一本通讯录个变迁

文 / 杨保飞

是自家糊囡，贴一张四分洋细个邮票就搞定了。嘉定是上海郊区，邮政方面属于“本埠”，平信一般隔天可以收到，埃息辰光就是帮能介囡。再后来，交关同学伙去了天南地北，联系地址多次变化，老同学之间个联系变得困难起来，有些同学就失联了。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勿少老同学考进大学回到上海，老同学之间个联系再次密切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个电信行业有了大发展，家用电话开始一点点普及。勿过，当时要想装一门家用电话相当麻烦，先要凭户口簿到电信局登记，根据登记编号排队，等轮到可以安装电话了，还要付几千块初装费。即便如此，仍旧有交关人家希望能快点装上电话。也就是帮辰光，阿拉班级个通讯录诞生了第二版，里向增加了电话一栏。

当然，一开头只有少数几个同学屋里有电话，后来屋里装电话个老同学一眼眼多起来了，通讯录里电话一栏也就变得丰满起来。记得上海电话号码最初只有六位数，后来辣辣短短几年里就

升级了两次，先升到七位数，又升到八位数。电话号码升到八位数个辰光，差勿多每个老同学屋里伙安装了电话，大家平常联系伙打电话，呒没啥人写信了。

再后来，有了电脑，有了网络，有了电子邮箱，简单事体打电话，复杂事体发“伊妹儿”。于是阿拉又有了第三版通讯录，除脱姓名、地址、电话，还有电子邮箱。

进入新世纪以后，手机开始普及，有了智能手机，有了微信，人与人之间个距离大大缩短，一个“群”，一个“朋友圈”，就是阿拉最新版个无纸化通讯录。我辣上海，依辣欧洲，伊辣美国，只要动手指，信息可以实时沟通，心情可以大家分享。

辣辣光明中学130周年校庆个辰光，阿拉帮点老同学伙通过微信约好回到当年个教室。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青涩少年变成双鬓挂霜个老人，坐辣课桌旁，看到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个面孔，心里邪气激动。大家挽手、拥抱，每个人好像伙有讲勿光个闲话。依看呀，小小一本通讯录个变迁阿是佬佬大囡！

混堂堂信个看家本事

文 / 周钰栋

老里一早

老底子交关上海人屋里向是呒没洗浴设备囡，想要沐浴，只好到混堂里去。而到了混堂里，顶让阿拉帮些小人看得眼睛一愣一愣个就是混堂堂信手浪向两桩看家本事。一桩是用丫叉头叉衣裳，另一桩就是手指浪向飞毛巾。

依看，当浴客辣账台浪买好筹子进到更衣室，立刻就有一个堂信来招呼引位，伊手里拿一根2米长木柄铜头丫叉头。客人跟堂信走到空位，就可以开始脱衣裳，每脱一件就交一件给堂信，堂信接过一件件衣裳套辣丫叉头浪，最后再用丫叉头拿衣裳挂到天花板下头个挂钩浪。

勿要认为帮桩事体简单，其实相当吃功夫。堂信挂衣裳个辰光正好是罩衫挂辣外头，可以拿水蒸汽挡辣外面，勿让套辣里向个汗衫短裤受潮。为了勿让衣裳辣挂起来个过程当中滑下来，伊会俌丫叉头从袖子管、裤脚管里穿过去，衣领搭子裤腰正好钩牢丫叉头，就算衣裳滑下来也绝对

勿会落地。因为挂衣裳个钩子离地足有3米，其他客人肯定是碰不到，衣袋里个物事也就勿会拨别人偷脱，客人就可以放心到浴池里向去沐浴了。

等到沐浴好浴出来，就会有眼明手快个堂信伸手从蒸桶里摸出一块热毛巾搭到另一只手个手指浪向，只看见伊一面朝依喊：“先生，揩一把！”一面已经拿帮块热毛巾“飞”到依手里。迭个动作也是邪气吃功夫。伊只要俌五只手指头顶牢毛巾，再像运动员俌一根手指头转篮球一样，手腕一转，手臂膀一甩，帮块热毛巾就会从老远个地方飘到依手里向，用力道和方向准得勿得了。

假使依一块毛巾勿够用，只要朝堂信招招手，伊马上就会再“飞”一块毛巾过来，浴客多个辰光，只看见更衣室里毛巾飞来飞去，看得眼花六花，邪起扎劲。

现在卫浴设备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曾经遍布大街小巷个混堂堂勿见了，少量仍旧开业个公共浴场也普遍采用以上锁个衣物寄存柜，帮两样混堂堂信个看家本事也就呒没用处之地了。

也说镬焦

文 / 赵韩德

近期有位作者写到镬焦即锅巴，既有趣还长知识。阿拉浦东本地人老早一向是叫镬焦，锅巴是外来方言。不由得想起一个镬焦救命个故事，事情发生地与上海（魏晋时称“沪渎”）有关。

东晋辰光，吴郡有个小吏叫陈遗，邪气孝顺妈妈。伊妈妈欢喜吃镬焦，陈遗就准备了一只囊袋，每当官府里有镬焦多余，伊就收起来囤了囊袋里，等回家辰光带给妈妈。迭个期间，有一个海盗孙恩，经常袭击苏浙沿海地区。一次，海盗出没于吴郡，太守发兵征

讨。帮辰光陈遗已经收藏了好几斗焦，呒没来得及回家交给妈妈，就带着从军。不料辣辣沪渎一带交战，官兵被海盗击败，溃兵逃入荒野，很多人饿死了。陈遗却靠着吃镬焦活了下来。当时人们说，迭个就是行孝个善报。

帮桩事体记载于《世说新语》。对这个记载，有史学家给出很高评价：“考‘世说’所载多魏晋之事……皆名士之冠绝当时者。（陈）遗南土寒士，独蒙记录……盖因其纯孝足贯神明，（作者）不以微贱而遗之也。”

沪语趣谈



前几天，阿拉几个市老年大学个同学辣微信群里讨论上海闲话里个几个多音字应该哪能讲，譬如“梦”字既可以读作“mong”，又可以读作“mang”。有人问，《红楼梦》个“梦”用上海闲话应该哪能读？我因为听过滑稽戏演员钱程个讲座，晓得“梦”字辣帮搭应该“文读”，读作“mong”。“大”字上海话可以读作“da”，也可以读作“du”，例如：大(du)肚皮、大(da)饼。“耳”字上海话可以读作“er”，也可以读作“ni”，例如：耳(ni)朵、木耳(er)。还有“龚”字，上海话可读作“gong”，也可读作“jun”，用作姓氏个辰光，“龚”就读作“jun”。

讨论到帮搭，有同学感叹，阿拉帮点同学大多数伙是上海人，但是阿拉小囡只会讲普通话，实在可惜。另外一个男同学康乐也回忆起小辰光个事体，伊读小学个辰光，学堂里推广普通话，不仅要求课堂浪讲普通话，而且提倡回到屋里也要讲。伊按照要求回去讲普通话，结果伊拉姆妈不开心了，对伊讲：“好了，好了，弯舌头，难听煞了。到外头去！阿拉就是石刮铁硬个宁波闲话”。伊觉得，要求辣学堂里讲普通话还是蛮有好处，毕竟汉语拼音伙是按普通话编写，推广普通话对学习拼音绝对是有利。但是要求平常生活当中勿讲上海闲话也会带来副作用，结果就是交关小囡

上海闲话哪能讲

文 / 许德华

上海闲话讲勿来，“山楂片”讲成“三只屁”。现在伊就要求儿子辣屋里就要讲上海闲话。听了康乐个发言，群里向个人伙用张嘴大笑个表情包进行回复，虽然勿是视频，但是我好像看到老同学伙辣哈哈大笑。是啊，我就因为深有同感而感到好笑。

我爷娘是北方人，讲勿来上海话，但是我是辣上海出生，从小搭仔左邻右舍个小朋友一道白相，一道读书，所以上海闲话就讲得交关好。小学5年级个辰光，学堂里开始推广普通话，要求辣学堂里不许讲包括上海闲话在内个各种方言。后来，我因为普通话讲得好，被推选为“推普员”，朗诵、喊口令，邪气风光！再后来，我当老师教语文，按当前要求普通话二级甲等。勿过，我上海闲话同样讲得好。啥人晓得现在上海小孩就讲勿好上海闲话了呢。进入新世纪以后，交关有识之士提议要保护上海方言，市政府也做了勿少工作。

帮歇想来，普通话当然会会讲，但是上海闲话也要会讲，就好像百花园里应该百花齐放。上海小囡爱家乡，就会从会讲上海闲话做起。我老早是“推普员”，迭歇我要成为“推沪员”，尽力传承发扬上海闲话，让周围邻居，特别是新上海人，也能脱口而出讲两句常用个上海闲话。



香干水芹白嫩嫩

图文 / 沈一珠

闲话闲画

我欢喜吃水芹，一到水芹上市，姆妈常常会帮我买好、汰好。碰着有辰光瞎忙，呒空去看伊，伊讲，哦，勤紧，不过，帮依汰好个水芹要锈脱了……嗯，依屋里是帮能样子晒哦？小人欢喜吃个物事，大人情愿摆坏脱，也勿肯去碰。

小区里有只饭店，因为近，也因为味道好，有朋友来，就到伊面去炒两只菜，简简单单，伙是屋里向个味道，所以，阿拉就当伊是自家屋里灶披间了。有趟仔朋友来白相，辣“灶披间”点菜辰光，居然看到香干水芹，朋友老激动了。伊辣国外蹲了十几年了，吃到个芹菜伙壮得来像晾衣裳竹竿。眼门前一碗白白嫩嫩个水芹，让伊一嘴巴馋吐水汪汪汪出。

凭良心讲，辣饭店里可以吃水芹，是老稀奇，因为水芹长

辣水塘里，空心根茎里会有交关烂泥，勿一根根捏过，勿肯出来；水里还有蚂蟥，又小又活络，勿仔仔细细拣过，老容易漏网。水芹又辣冬天上市，从前呒么热水器，汰起来老撒度。

只不过，水芹好吃，有一种天然香气，是其他物事呒没办法替代。水芹嫩，一炒一缩头，所以，要配点香干。香干切得习习薄，水芹切成段，一道摆到油镬里炒，摆一点点生抽、一点点糖，翻两翻就好盛出来了。

味道当然勤去讲伊了，就讲颜色，白个香干镶咖啡颜色个边，配水绿个芹菜，端上来是一盆风景。

【沪语解释】

撒度：吃力，累。

一缩头：一下

子缩掉。

习习薄：

非常薄。

积攒集存『受』『𪚩』『筹』

文 / 叶世荪

上海话中表示积聚、积攒、存贮的意思，多用“受”字。说“受眼钞票买只彩电”，意为存点钱买彩电；说“拿只盆子受眼水”，意为用盆接水。丰子恺在《缘缘堂随笔·忆儿时》写道：“剥出来的(蟹)肉不是立刻吃的，都积受在蟹斗里。”这里“积受”就意为积存。这个用法在古代汉语中也可见到。明代冯梦龙《山歌》：“道人问师父那了能快活，我受子头发发讨家婆。”其中受是蓄留的意思。

清末民初学者张慎仪在《方言别录·卷下》写道：“𪚩，受钱器也。”其中“受钱器”就是储蓄罐。这里“受”字原形应是“𪚩”字。《广韵》：“𪚩，九士切，音聚，聚也。”聚读音中有“直由切”（《唐韵》），上海话读音和“受”相同。明代《篇海类编》：“𪚩，积也。”吴连生《吴方言词小考》、陈国宾《吴方言中的冷僻本意字》都以为“𪚩”是上述意义中“受”的本字；钱乃荣编的《上海话大词典》也能查到“𪚩”字。

“𪚩”字被逐渐弃用可以理解；但不知为何不用音义相近的“筹”字，却用“受”字借代。筹在《广韵》的注音也为“直由切”，且其一直有筹攒、筹集、筹措的含义。宋代释文莹《玉壶清话》：“一岁，晋邸岁终筹攒年费，何啻数百万，计惟失五百金，屡筹不出，一苍头偶记之。”这也许是方言用字或然性的体现。